

## 第七回 議迎立史公書阻 立新主馬阮成功

話說侯朝宗自從別了香君來投史可法，史公見是世誼，又見他被奸人所害，遂留在營內，以為記室。聞塘報言：「流賊李自成打破神京，崇禎皇帝於三月十五日縊死煤山。」不勝驚慌、忿恨。又聞南京文武各官議論紛紛，也有宜整頓兵馬赴北京報仇的，也有說聖上已經縊死，不如迎立新君，再圖恢復的。立論雖多，定見無人。惟有奸臣馬士英與阮大鍼同謀，倡議要迎立福王，以為功賞。朝宗一聞此言，大加驚駭，不知是真是假，專候史可法回衙探望消息。

正在憂疑之際，史公回衙，遂問道：「史老先生，此信若何？」史公長嘆一聲說：「我史可法本貫河南，寄籍燕京，叨中進士，便值中原多故。今由淮安漕撫升補南京兵部，哪知到任一月，遭此大變，萬死無辭！今雖持此長江天險，苟延旦夕，但一月無君，人心惶惶，每日議迎議立，全無成說。至於北信，有說北京雖失，聖上無恙，航海而南的；又有說聖上縊死，太子已問道南奔的。總不得真確，以致搖搖無主，卻怎麼處？」

正說之間，忽傳進一紙書來，說是鳳撫衙門寄來的。史公拆開一看，便皺著雙眉說道：「這馬瑤草又講甚麼迎立之事，我看書中意思屬意福王，又說聖上確確縊死，太子逃走無蹤。若果如此，縱不依他，他也竟自舉行。況福王昭穆倫次也不甚差，今日答他回書，明日會稿，一同列名纔是。」

朝宗聞立福王之言，遂大聲疾呼，說：「老先生差矣！福王分藩敝鄉，晚生知之最悉，斷斷立不得！他有三大罪，人人俱知，老先生豈未聞乎？待晚生一一述來，求老先生參酌。福王者，乃神宗之驕子，母妃鄭氏淫邪不法，陰害太子，欲行自立。謀儲篡位，一大罪也。且秉性驕奢，於分藩之時，將內府金錢偷竊殆盡，盈裝滿載而去，及寇逼河南，捨不得一文助餉，以至國破家亡。貪財誤國，二大罪也。其父死於賊手，暴屍未葬，他竟忍心遠避，乘此離亂之時，納民妻女。忘父好色，三大罪也。有此三罪，君德有虧，如何可圖皇業？況又有五不可之說，第一件：車駕存亡，傳聞不一。天無二日，民無二主。第二件：聖上果殞，社稷尚有太子監國，為何棄儲君而尋枝葉乎？第三件：中興之主，原不拘定倫次，訪立英傑，以圖恢復，乃為正理。第四件：恐強藩聞知，乘機另立，豈不自相攻擊？第五件：小人挾擁戴之功，專權自恣，為禍卻也不小。」史公聽了這一番言語，恍然大悟，說道：「是，是！世兄高見，慮得深遠！前日見副使雷鎮祚、禮部周鑣亦有此論。就煩世兄將這三大罪、五不可之論寫書回他罷了。」朝宗遵命，即著人秉燭磨墨，拊箋揮毫，在史公前將回書一揮而就，封了口面，用了圖書，分付外班，打發下書人而去。正是：

群奸惟知希榮貴，一人獨敢進讜言。

且說史可法回了馬士英之後，再不提迎立之事。卻有阮大鍼乃馬士英心腹之人，見史可法回書，又親自來轅門進謁，面議迎立福王。史公知他是魏黨，遂嚴行推絕，不容進見。掃興回至馬府稟知士英，士英說：「史可法書中有三大罪、五不可之言，兄今去面商，又推而不納，看來這事他是不肯行的了。但他現握兵權，一倡此論，那九卿班裏，如高宏圖、姜日廣、呂大器、張國維等誰敢竟行？這迎立之事，祇怕有幾分不妥。」阮大鍼說：「史可法雖掌兵權，全無定見，老爺可寫書，待晚生再去約會四鎮武臣以及勛戚內侍，倘他們肯行，即便舉行何妨？」士英喜說：「如此甚好！」遂即寫了一書，付與大鍼去約四鎮。

誰知四鎮原是馬士英提拔之人，且無成見。一見約書，欣然許諾，約定本月二十八日齊赴江都迎駕。阮大鍼即忙回復士英，士英又問道：「高、黃、二劉之外，還有何人肯去？」大鍼說：「有魏國公徐鴻基、司禮監韓替周、吏科給事李沾、監察御史朱國昌諸人。」士英大喜說：「勛衛科道都有個把子，這就好了。我本是個外吏，那幾個武臣勛衛也等不的部院卿僚，目下寫表如何列名哩？」大鍼說：「這有甚麼可證，找本縉紳，便攬來從頭抄寫便了！」士英又說：「雖則如此，萬一駕到，沒有百官迎接，如何引進朝去？」大鍼說：「我看滿朝文武，誰是有定見的？乘輿一到，祇怕遞職名的還挨擠不上哩！」馬士英聽說大笑：「阮老先生見的極是！」遂著人取了一本縉紳，將銜名一一開列完備，整齊衣冠，收拾箱包，打點出城迎駕。

因阮大鍼本是廢員，著不得冠帶，即著他權充責表官兒，背負表箱前去迎接聖駕，那阮大鍼祇圖要功補官，哪管背箱之恥？即欣然將表箱背起，同馬士英出城，逕往江浦而去。正是：

祇知奔走求名利，由人笑罵我不羞。

不知後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